

无锡一瞥

□南京 关立蓉

周末,打开社交媒体,“高温预警”铺天盖地。但是,当无锡的朋友向我发出邀约时,我愉快地答应了。

去无锡之前,朋友再三叮嘱:“千万别吃早饭,我给你准备好了,一定要吃正宗的无锡早餐!”果然,在饭桌上迎接我的江南美食,早已酝酿了满室的面香和丝丝缕缕的甜汤雾气。朋友隆重地向我介绍无锡著名的小笼包、开洋馄饨和酸辣汤。

小笼包个个皮薄饱满,我有种无从下筷的谨慎,害怕自己的莽撞,破坏这丰盈的美感。开洋馄饨的馅儿,拌进了虾肉,肉质紧致弹牙,汤里漂浮着葱花、蛋皮,更增加了食物的精致感。在凉爽的空调房里,揩去浮在鼻尖的汗珠,一头埋在碗里,稀里呼噜地吃完一碗馄饨,再用酸辣汤溜溜缝,不失为炎炎夏日的小确幸。

朋友去上班,我顶着艳阳在南昌街遛弯。青石板在鞋底敲击下清脆作响,主街上熙熙攘攘,人群

攒动。但只要突然拐进一条支弄,嘈杂的人声突然隐去,只剩下藤蔓摇曳,闪着金字的红色灯笼,挂在青灰色的屋檐下。此时,树影攒动之间,无论发出什么声响,都有银瓶乍破的突兀之感。尽头是一家小茶馆,蒙纸的窗户上,影影绰绰有光,传来一阵幽香。

我发觉无锡的不少地名都与水有关,比如,“刘潭”“西水关”“梁溪”“堰桥”等,江南氤氲的水汽扑面而来。当我一路从崇安寺往小娄巷走去时,地名的魅力再一次紧紧缠绕着我,有“前西溪”,那不远处一定有“后西溪”,有“小娄巷”,那我总可以找到“大娄巷”。去钱钟书故居的路上,我无意间看到蓝色的路牌上写着“欢喜里”,我一下子想到了南京上海路旁的“慈悲社”和梅园里的“大悲巷”。

这里星罗着名人故居,秦邦宪、钱钟书、顾毓琇、薛福成、薛南溟、张闻天……在顾毓琇纪念馆,我读到他曾经就读的学堂,旧址在今天的连元桥小学。按图索骥,我

饶有兴趣地重走了幼年顾毓琇的求学之路。寻找秦邦宪故居,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告诉我,这里是秦家族人的房屋,秦邦宪的母亲那时候带着孩子租住在最后一排堂屋内……

傍晚,我和朋友去了西水关。此刻,壮丽落霞开始缓缓舒展,在一呼一吸之间,霞光像波浪一样,为云层增添了新的意义。朋友告诉我,这一片,连着旁边的茂新面粉厂,曾是荣家的产业。红砖瓦房的背后,梁溪正沿着亘古的河道,从近代向着现代奔流。曾经的面粉厂房变成了雅致的文化街区,粗犷的烟囱、冷酷的铁皮管道,掩映在热烈又耀眼的霓虹灯下。有格调的无锡人,用咖啡馆和时装秀的柔情,一点一点化开了废弃厂房的尘土与荒凉,给予这一片土地新的文化内涵。

谈笑之间,我像个懵懂的小学生,一点点捡拾无锡的秘密。结束短暂的旅程,坐在回程的高铁上,我暗暗告诉自己,我还会再来,再做一次城市的探险者。

我的爷爷奶奶

□无锡 徐正玉

八月的天空总是给人惊喜。今天阵雨绵绵,头顶的云层却离我很近,身姿优美,造化难测。水云间,天边外,穿过长江接近淮河的地方是我的故乡。

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爷爷出生在里下河平原的盐城亭湖区新兴镇,奶奶是盐城盐都区龙冈镇。虽然跨了两个区,但爷爷奶奶的老家是在相邻镇,他们隔着几条河流一些桥梁,距离并不远。

龙冈,这座小镇因形似卧龙的沙岗而得名,距今已有1400多年。“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儿转哪,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电影《柳堡的故事》拍摄地之一在我们盐城龙冈。去年我特地看了这部电影,在沉默的黑白片经典中,有河流、柳树、小桥、风车,有我熟悉的故乡的云和炊烟。在印象中,奶奶每天穿戴得很得体,她的头发总是整整齐齐,黑色

铁制发箍下的脸庞温润、慈祥。奶奶去世后,很多人看到她的遗照,都说奶奶有一脸的福相。有时候,我想象奶奶年轻时会是什么样?或许和《柳堡的故事》里的二妹子差不多吧。

童年的晚上我常和爷爷奶奶一起睡。每当灯熄了,世界一片温暖。爷爷一遍遍地给我讲故事,还有他一生遇到的种种苦难。奶奶常给我出谜语,她仿佛有个“百宝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谜语至今让我非常佩服。“红盖子,铁壳子,烧好了是个好小菜子,这是什臧(方言,指“什么”)啊?”这个谜面让我在被窝里猜了好久,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奶奶告诉我答案是“螺蛳”(方言,指“河螺”)。

在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和有趣的谜语中,我的裤子越来越长,爷爷奶奶却日渐老去。

娶到奶奶,爷爷是幸福的,嫁给爷爷,奶奶也是幸福的。奶奶出生在

1917年,比爷爷小两岁。爷爷识字,是高小文化,在那个积贫积弱、割据混战的年代,读完小学已是罕见。在我的印象中,爷爷奶奶从没吵过架,甚至连轻微的拌嘴都没有。

时光易老,岁月从容,有次爷爷和奶奶讨论谁会先去世的话题,爷爷对奶奶说肯定是他先走。2000年冬天奶奶去世的夜里,长辈让我去告诉爷爷。爷爷得知后,衣服扣子还没扣齐,就急冲冲地赶到奶奶身旁,望着奶奶紧闭的双眼,边哭边念叨:“不是说好了,我先走的吗?……”

我时常瞭望《柳堡的故事》里蟒蛇河两岸的风景,时常瞭望奶奶亲切的故乡,她在龙冈长大,后来嫁给了爷爷,嫁到了一个叫永丰的地方。秋夜微凉,我戴上耳机聆听《酒干倘卖无》这首歌,歌手的声音直击心房;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声,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

我想他们了,我的爷爷奶奶了。

乡间时光

□山东安丘 刘文波

乡下的一天是从第一声雄鸡啼叫和牛哞开始的。尽管东方刚泛起鱼肚白,西天边还挂着几颗疏落的星子,草尖上露珠莹亮,依旧闪着即将消失的上弦月的蓝光。手脚勤快的农人醒了。夜里睡香梦甜,也就醒得早。鸟声如洗也不觉得扰人,却分明听出一些画意。

犁地的吆喝起牲口,驾起牛车,趁着天凉犁一下东坡里的麦田。锄草的已擦亮了锄头,搭上条毛巾,也下地了。即使地里的玉米刚刚锄过一遍,花生也刚浇了一遍透水,正往高里长。耨上几天,地里也没什么活儿。但脚步还是不由自主地往地里挪。能有一块地放在心上是充实的,一天不下地反而会空落落的。

在城里,种的不是庄稼,是高楼,局促逼仄,让人喘不过气来。早起的城里人都想找一块空地伸

落伸落胳膊,活动活动腿脚。巴掌大的园子就挤满了人,挤得人心里惶惶的,不实落。打几趟拳,练一套剑,只图个出身汗,让身子轻快轻快,而心还是木木的。农人晨练是在庄稼地里整地、除草、施肥、浇水,一年到头忙不完的农活,闲不下手脚。

饭桌上摆的是最平常的饭菜。小葱拌豆腐,清亮爽口。小米粥稀饭,黄澄澄的,滚烫熨帖,喝了是贴心贴肺的顺畅。顺手从田间地头扯来一把水灵灵鲜嫩的野菜,洗净,余一遍水,淋上几滴麻油,带着田野的风味,入口是不尽的绵软和悠长。篱笆上的豆角,园子里的瓜果菜蔬,是自种自收,亲力亲为的亲切,是既能入口又宜人画的佳肴美景。碗里粒粒饱满粒粒皆香的粮食,散发着曾经的汗香,细细嚼来也皆是可敬可亲的。这样平淡的滋味,如篱落里巷里悠长宁静

的日子,如阡陌间云淡风轻的光景,一样的淡远悠长。

也许,最廉价的就是最珍贵的,最普通的就是最长久的,最淡然的也就是最亲近的,最家常的就是最养人的。

每次回家,母亲总是给我装上满满的几袋土产、时蔬,让我无法拒绝。我知道母亲是让我多吃上几顿家乡的饭菜,想让我带上一块家乡的土地上路,虽然我城里的厅堂长不出一棵庄稼。我一次次将母亲从乡下搬到城里,母亲一次次地逃离般地回到乡下,如一株水土不服的麦子,住不了几天,只因为城里的天太热,城里的空调太凉。

其实,城里的时光像什么,那是丝绸或玻璃纸做的,冷艳华美,炫目晃眼。而乡间的日子是一匹浆洗了不知多少水的白棉布,绵软悠长,但也本真妥帖,适合盛放一颗宁静的。

枫香树

□常州 于晓庆

己亥年孟冬,我第一次去连云港疗养。听说云台山有个枫树湾,枫树遍布山野,深秋层林尽染,游人络绎不绝,是著名的红叶观赏地,堪与北京香山、南京栖霞山媲美,遂与三位“疗友”相约,一起去领略枫树湾的美景。

小雪那天吃过早餐,我们便乘坐飞行员出身的老胡驾驶的小车,似孩童般兴高采烈地前往云台山景区。一路上,我放飞着自己的想象,行将到达的枫树湾必定是满山坡的枫树都飘动着艳比二月春花的枫叶,像唐代诗人杜牧的《山行》所描写的那般,煞是惹人喜爱。

大约40分钟后,车子停在了山脚下的景区入口处。我们紧随在两位说着带点本地口音普通话的女士身后进入了景区,一边沿着通往山顶的石径拾级而上,一边四处寻找起枫树来。可是步行了百余米后,仍然一棵枫树都没见着,急性子的我不禁自言自语起来:枫树湾啊,枫树湾,怎么就看不到枫树呢?

此时,只见走在前面不远处的那位更显俏丽的女士转过身来,一边指着周围都挂满铁锈色枯叶的大树,一边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对我说,你看这不都是枫树吗。我来回扫视了她所指的不计其数的一棵棵大树,又走到离得最近的一棵前细看,才辨认出原来是高大的乔木类掌状大叶枫香树,是树脂、树叶、树皮都不同于矮小的灌木类鸡爪槭的另一种枫树,由于树叶干枯后蜷缩成团,既变形又变色了,不经仔细辨认的确难以识别。

看着成片没了光亮鲜艳的叶子装扮而黯然失色的枫树,既不舍也不解地问道,为何这么多枫树的

小小心愿

□宝应 王莹

在生我养我的老家,至今还有两幢残破的老屋,那是我出生以及后来娶妻生子的地方。尽管老屋的产权早已不再归我,但我始终有个小小的心愿,将老屋修葺一下或者翻新新建。

在我眼里,老屋就是儿时的两张老照片,悬挂在黑白岁月的相框里。那个穿着打着补丁的灰布衣服的少年,就是我。我在旧时光里的模样,一定是很傻很可爱,一如我五十多年后的今天。

翻新老屋,应该不算是太大的工程。翻新一张旧相片,却往往让人感觉举步维艰。

我想,围一圈矮矮的围墙,或者建起像童年时小小的天井。多年来在城市的浪迹,让我深深地懂得,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院是多么的自由、幸福。我要在那私有的空间里,栽上桂花树、枇杷树以及其他四时皆绿的花草果木,让春夏秋冬有花可看、有果可尝。梅兰竹

叶子都统统枯死了呢?俏丽女士说,这种枫树树高叶阔,很适合在湿润的气候和土壤环境中生长,可是今年入秋前后遇到了一场严重的旱情,持续好长时间滴雨未下,天旱地干,估计是树干水分供应不上,而叶子面积较大导致水分蒸发太多,于是就造成了这种状况。

听她这么一解释,我们的心彻底地凉了。然而我们还是继续向上攀登,权当在家时休息日到郊外爬山锻炼。于是,我们主动邀请到了两位女士同行,新整编的六人组准备排成一字纵队向山顶进发。她俩因为连续很多年都结伴到枫树湾赏景,比较熟悉通往山顶的主要线路,便自告奋勇地走在队伍前头当起了向导。

我们吃力地紧跟在两位向导后面往山顶上走去。良久,一直走在最前头但很少说话的那位女士突然间高声嚷了起来:快看!快看前面的枫树,树上的叶子像往年一样彤红。

我们收住脚步,抬头朝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在离山顶大约还剩四分之一路程的地方,竟然有五六棵十余米高的枫树,顺着盘山公路拐角的里侧整整齐齐地呈倒L形排列,由满树随风舞动的灿若丹霞、红似火焰的枫叶簇拥着,傲然挺立于寒风之中。眼前的景致让我联想到了茅盾先生笔下生长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白杨。这几棵枫树如同高原上的白杨,也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完全称得上是不平凡的伟丈夫。

我张开了双臂,迅即奔向那仅有的五六棵枫树,一一拥抱它们、轻抚它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它们的敬意和赞美。

菊是必不可少的,在近似隐逸的生活中,唯有它们才配得上清心寡欲。

挖一口水井,好像也很有必要,可以让通向水井的砖道长满青苔,任光阴在井壁、井沿上留下深刻的痕迹。安静、含蓄的小院,宛如一块璞玉,因与肌肤和灵魂的贴近,将被我的余生打磨出包浆,深沉而又莹润。

不要担心一个人会有多么的寂寞,两只猫,两只像孩提时代养过的猫,一只黑,一只白;一只叫大咪,一只叫二咪。它们会逗着我玩耍,在月光下恋爱。

我会在石桌上整理旧作,重读泛黄的老书,顺便将老照片里的父亲毕恭毕敬地请回到眼前。不知有多少年过去,没能为父亲斟一杯老酒,一辈子的思念又怎能一饮而尽?

关于老屋,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也有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837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